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雙橋隨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英

謄録監生臣龔果

欽定四庫全書

雙橋隨筆卷七

鳳縣知縣周召撰

晉宋時人雖放誕不羈而情關父子處天性切摯亦可以觀如謝虎子嘗上屋燻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中閉齋不出桓南郡船

洎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殷仲堪父病虛悸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鬬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否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覔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此數公當日情事使今人處之未必如此

唐人喜撰小說如雲溪友議之類誕妄不經其所載李羣玉一事罪過尤重羣玉題黄陵廟詩曰黄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公自以春空便到秋色躊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李君遂悉其所陳俄而影滅遂掣其神塑而去至潯陽見段成式具述此事成式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井按帝堯釐降

二女於溈汭所以觀厥型也非尋常女子可知且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死時二后皆逾耄年矣後世竹淚之說比於紅顏形之咏歌極其猥媟如雲溪子所載汚䙝難堪令人張目此皆立廟塑像者造孽非凡以至此讀明莊儼然之句可知矣然在村婦田氓尚不足怪號為文士而播弄筆尖比於嬉戲褻慢聖神莫此為甚此等紀載之書付之祖龍一炬可也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夫

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持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朱晦庵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虚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裡神妙如此却不去養自旦至暮

只管轉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論心極透内反者不可不知

李紳在鎮有老僧詰謁願以因果諭之紳問阿師何處來答云貧僧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日任從去處去待此等僧法應如此而雲溪友議謂其貧遊惠山寺屢以佛經為文稿被主僧毆打故終身憾焉抹却短李惡僧本意矣

唐南中丞卓吴楚遊學十餘年衣布衣乘北衛薄遊上

綮蔡牧待之似厚而為客吏阻難每宴集令召則云南
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羇旅窮愁似無容
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媼待之無猒色後亦為綮牧遂
戮仇吏而報飯嫗焉明侍郎孔公鏞為諸生時家赤貧
饔飱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飯充饑五聖閣有道媼見其
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媼心憐之謂曰吾
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
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媼已死公斬衰冠送葬焉巾幗

老婦中反多慧眼若此

謝在杭曰唐武宗㑹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宋徽宗羣臣上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宫靈寳至真玉宸明皇天道君其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司都天教主噫莫尊於天子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萬乘之稱從黄冠之號不亦兒戲狂惑之甚哉其後㑹昌既變起蕭幕帷而宣和亦身膏沙漠

九天道教何無感應若是哉又曰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於秦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內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乂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即士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背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先生此等議論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小然其論觀音真武及

人死為閻羅王立壇神以黒虎變蟋蟀等事若以為實有者人何淺鄙之甚也所見若此屠緯真若談前生之說又何足怪其所載張真人治狐妖事尤屬荒唐張子韶九成射策集英殿直陳時事極其剴切高宗感其言擢置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迴避擢置首選誰謂不可當九成之對策也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其言劉豫則比之狐貍鴟鴞或傳以示豫豫不勝憤牓

之康莊手劍以屬剌客衆為寒心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後因陛對高宗語之曰逆豫勝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詞有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九成慷慨論列讀其策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在宋人制策中指難多屈也

士大夫與人論事當心平氣和不可過激明道先生在熙寧之際惟異於好直者必欲力攻以取勝故王安石多為之動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
安石憮然久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
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
諂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
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
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
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
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

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此語極中言路之病石守道諸公所以不免壞事之譏也

人之愛其妾也甚於妻故諺云妻不如妾夫妻子備而孝已衰況肯嚴於治妾以奉其親乎甚矣李于鱗先生之孝也先生生平極愛蔡姬蔡姬必侍太夫人匕箸一日手製小食上之太夫人不下箸先生目撕蔡姬叱令

歟盡蔡姬即時跽而謝無狀先生稍解夫世之尊先生者但以其文耳而不知其孝也如是奈何不永其傳而使人有天道無知之嘆悠悠彼蒼安得叩闗而問之

往余過介休見郭外居爨於火皆神廟也土木之像金身粉貌狼籍瓦礫場中不啻焦頭爛額而旁有字數行云本里擇某日祈神禳火云云余不覺失笑吾鄉目前之苦野廟叢祠皆燬兵燹村落有僅存者輙誇以為本境神明助佑之力蓋四鄉所奉之神無非徐王令公姓

名面貌皆一人也柰何靈於此而不靈於彼乎況在彼之廟貌血食尚有盛於此者乎或曰聞之某郡城東西門皆有關忠義祠東門迎過西門必挨一侍教生帖而後去西門之迎也亦然然則關忠義可分為二霸王令公之不同也又何足怪

陳眉公巖棲幽事云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俗訓家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醪雞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

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栁絮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黄面老僧白頭漁父以遣老忘機
讀書須窻明几凈時時拂拭案頭架上位置楚楚不可狼藉無次黄山谷誡子弟云古鎻筆墨如濕身浴德揩拭几硯如改過遷善敗筆涴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黙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此書室銘也敬以書紳庶不犯涴俗主人之意
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郎基清慎

無嘗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頗
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朞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余性極嗜書及知鳳縣但
有荒山确石耳無書可市亦無市書之具無書可寫亦
無寫書之人欲學兩公而不能無恨并無罪過葢地方
使然雖欲不爾不可得非敢自以為清也毎以語客為
發一粲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

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芊老芊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芊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歸田錄云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帝微笑而頷之遂為定制至今行幸燒香皆不拜

也議者以為得禮余以為幷寢行幸焚香之舉為是而歐公亦僅以不拜為得禮耶

董逌周吹景集中所徵糖字甚多多出僻書又駉雅後有補入唐以後事者更成後勁試閲之不但枵腹枯腸徒有望洋之嘆即滿架牙籤俱經寓目未能也人奈何輕言博覽

趙子固至昇山下舟覆手擎定武搨立水中大呼曰帖在此他物盡失無妨也庚詵愛林泉嘗遇火止出書坐

於池上曰惟恐損竹鍾情若此有似於癡然雅人深致千載如見董遐周謂其差勝悠悠者以七尺軀殉胡椒八百斛也信然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死於官其家大窘公乃以俸錢百緡賙之為具舟擇一老吏送其舟且題詩曰一葉輕帆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凉天關防若要知名姓乃是孤兒寡婦船公好義若是麥舟之贈乃家教使然陳咸不聽教諂之言觸屏風𧇾崔烈子惡其銅臭貽謀不

善至為其子所譏然世少象賢之子雖家言世範累牘連篇而終不能挽回其不肖者何也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投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為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受賜之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賜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知其不可屈不強留也士誠一販負人耳乃能折節

下賢而不奪其志勝夫世之坑儒溺冠謾罵而蔑視之者多矣

李笠翁一家言有辯然說一篇其始以然為必無而究主於調停則為筮期陳牲於庭以迓之此其說與子謂之始徐徐云爾者何異余以為吾輩論事亦斷之以理而已人死而有然此理之必無者也何也凡人與物之在天地間也得氣而生氣盛而壯氣衰而老氣竭而死故曰生寄也死歸也本義曰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

歸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記曰神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身既歸矣其生也自無而有其死也自有而無矣又何自有神焉而且分為雌與雄者依於其人以作祟哉此等不根之語皆僧道陰陽家造為題目以賺人如吾鄉遣煞關殃接七撞七判斛奔五方遊十殿之類無不可笑乃習俗相沿不行者必以為怪考之於古居喪之制何嘗有此而不聞讀禮之聲但守猶時之見往者余居太孺人暨伯氏之喪亦不得不踵而行之

蓋吾母吾兄而亦不獲用吾情矣盧承慶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斂以常服葬勿卜日余與兒輩約凡世族荒唐之舉一槩屏絶此余生平所最惡而沾沾以為獨立不懼者萬勿徒畏人言反使泉下之人為之頓足而張眼

金聖嘆說快云寒士來借銀謂不可啟齒於是唯唯亦說他事我窺其苦意拉向無人處問所需多少急趨入内如數給與然後問其必當速歸料理是事耶為尚得

少留共飲耶不亦快哉此一快余初歸里時有之而未嘗待其來借也但諸君不能治生隨手散去數有買菜之益究亦無補安得呂純陽一指點石為金使天下寒士皆歡顏而余亦為之暢然無憾也哉

作詩最難事也唐子西云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之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循循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

四方敢示人然復不能奇也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肝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數百言畧不經意不甚可愧哉子西此言真悪作詩痛癢者世人刻燭扣銅盆計步又手但取捷而語未工皆為曹溫諸公所誤耳

唐德宗初政美處亦多齊總掌後務以刻剝求媚擢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奬殊駭羣情若有可録願明書勞課

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台孟容奬之

吐突承璀盛修安國寺奏立聖碑先構樓請勑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帝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知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帝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請徐毀撤帝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乃倒

自昔大家婦女有最賢者唐節度使李光進與弟光顔

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此雖係光進兄弟友于之愛甚篤然亦室中之婦皆能聽之無間言以視世人鬩牆之變多起於長舌爲厲階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至於光進恪遵母命其爲孝子抑又可知矣

嚴平子語錄士君子修身如塑像然形容既定時復增

損脫換以求可觀於世薛諧孟評云三代以上多是追金琢玉各成模範三代以下則如泥塑塗金耳雖然亦有之孔明君實元晦金鑄長源子瞻輩玉刻故皆萬古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今在衡州之耒陽縣北沿流三十里鰲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折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祀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於壁云波

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何為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子每憤南方淫祀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病不服藥劑惟神是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

冒險以觸憲網必為之偽不諾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祀謝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勿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捍災禦患為可畏惴惴不敢少懈也豈獨若是乎近者士大夫家亦習此風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惑故牽於閨幃之愛亦遂狥俗殊可駭嘆且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禍福以饕餮於愚嚚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於嶽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

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狄梁公為一草之居士既為令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復假託以惑衆則尤可笑云此宋張邦基墨莊漫録中所載又載衢州一事云衢州廳事下有土勢隆起條本叢生相傳云古塚也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為吾守塋以此前後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貢公素為守問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闔府

叩頭以諫公曰藉令土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之乃為文自祭而除之了無他異但有二石峯長五六尺堅瘦泔潤又有大木之根盤踞其下羣疑遂定石上有刻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起此石刺史季㲉題又刻云開寳七年重叠峨嵋山于廳事前於郡齋大會閤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刺史慎知禮題時公素方修州治南韶光閣重建清泠臺堂成乃移二石於堂下名曰雙石嗟乎慎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

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塚出石去慎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自有數第不知峨嵋之廢及冒塚之名自何時也公素一旦嬉笑為之遂釋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忌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畚鍤纔興雙劍出狐狸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塚真堪笑一日開軒亦可尊安得擲從天上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謂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張公所記二事皆可以醒世人之惑於邪說者所關非淺乃衛治古塚之悞不過

一石已經孫公移置無復可疑矣後歷年稍遠又爾傳訛復以為郭璞墓也至明郡守李公遂始出其石發去而為之記曰衢治廳事之前有封嶄然蔭以竹樹高與堂等隔離中外莫可洞視即數十人聚論背立無覺也傳云郭璞墓發之者於守輙不利更數百年莫之决也嘉靖戊戌豐城李遂守郡事惡其當面如樹塞也祝之曰郭公忠而被戮捐軀江東不當與公從争出入為胥吏奬歎也乃啟視之中有錦川石二狀如笋高可丈許

且其碑云唐刺史得而翫之封以去後即其言封處植竹木因以為郭璞墓云嗚呼禍福之移人也豈必庸衆人哉景純死地葬處學士類能言之而積疑習舛歷千百年愈益固則不利於守之語有以繫之耳是故自私自利之心勝而禍福之說售禍福之說行而是非謬即目前顯設猶復譸張刻地中之葢藏乎然李公愛石遺訛妨公惑聽亦可為玩物之戒也云云嗟乎一石之微耳自乾符迄於明嘉靖不為不久經數公移置著其事

於詩與記不為不詳謂可以解愚人之惑而釋後世之疑矣乃終不能置而又建其祠於府署傍牓曰石將軍廟彼雄而毅黝而頎者為將軍猶有其形在也今則頎然二石且又發去而又忽謂之將軍立祠以祀出於何典耶人之可笑一至於此因讀禾居士詩并及吾衢移石事備書之以詒世之能為孫李二公者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人賫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

可為我草表能立就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迷德裕以為然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顧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沒後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廟廊上表雪德裕以朱厓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宋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為守因問曰天使延路來曾見有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

鄉縣邑宰張希顔著作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内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菜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好官也即日同薦於朝此事載東軒筆錄中余閱之亦大笑曰忠定亦好官員也非延貴則不知希顔非忠定則又不知延貴矣使為官者皆能若是天下豈愁無好官員而百姓寧有不得

其所者哉
以子冠氏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則稱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為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别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其曰子沈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朱子於周程蓋尊師之

本朝以居士稱者實繁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名昉此此語載宋蕭參希道錄中乃後世似以喜尊二氏之教與緇黃相契者為居士林下尊宿多以自稱又非古昔命名之意矣

李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唱而和之同然一辭宋郊為知制誥仁宗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

譜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代替之名也宋郊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韓退之為之辯其理始明仁宗為人所惑而郊名遂改世之小人雖極險惡以正理折之亦何能為然為辯者少而為所惑者多也柰何哉

留青日札云吾鄉有田名白雲宗蓋洪武初抄沒元僧之産也元有帕克斯巴號金童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巴喇密特及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

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頒各行省為之塑像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騶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白雲宗白蓮宗頗通奸利云云蓋僧之為害如此而有國者不知禁且崇事之不亦過甚矣乎

傾囊而付子難承養志之歡繼世而同居漸有鬩牆之

隙四語透徹人情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出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云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此楊升庵語也極切明時講學先生之病

隆萬以來異學之害日熾武康程叔明送盧新庵集序中言之最詳其畧謂耿天臺言學楚中謂孔子素王釋氏空王合儒釋而並尊之天臺之作俑也李載贄師之

専言陰騭之事止以其身為緇流害猶未甚管登之師之為之捭闔其說以為佛老二宗異吾夫子之身綱常同吾夫子之言性道性道難聞而於竺經聞所未聞當與周易詩書並傳者也嗟嗟自古惑世誣民有至此極者哉今其說浸淫宇内學士經生往往喜其不經之談争奔走之飯僧放生之事家傳而戶習之矣不佞菲才綿力恨不能息邪說以正人心不知將何底極心竊憂之云云其言痛切之甚可以為時氣一砭全篇載金華

誌中

雙橋隨筆卷七

雙橋隨筆卷八

鳳縣知縣周召撰

凡人作用可預卜於無事之日謝元之伐符堅也論者以為必濟葢觀其平時履屐之間皆得其任耳悠悠忽忽土木形體此輩人正當束之高閣況曹蜍李志奄奄如在泉下者乎

漏泄陽春參狼撒販至今未休吐一百種鄉談千般扭扮

一生人我幾許機謀有限光陰無窮活計汲汲忙忙作
馬牛何時了覺來枕上試聽更籌古今多少風流想蠅
利蝸名誰到頭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迴拜相兩度
封侯採菊籬邊種花圃内都只到邙山一土邱惺惺漢
皮囊扯破便是骷髏此元吳仲圭畫骷髏而題其上者
先生以畫為元四大家之一而又能詩能書讀此辭董
玄宰稱為錚錚人物不虛也余慕先生久而於去歲幸
獲其真蹟一卷前書篔簹谷記而以偃竹數種繼之咏

以絶句真墨寳也余珍之甚而今春忽遭瑣尾之憂未卜可與趙子固水中禊帖共稱無恙否暑極讀先生見徹之語如身濯氷壺中因并記之以示後人之善收藏者

明宣廟時兩宫火㢧金流入銅中鎔而為爐故後世偽造者迥不能及余於漢中得宣爐一或以為真物也余不能辨當珍之以俟賞鑒家耳

袁忠徹二婿一為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

忠徹每談相則妻必叱云莫訛言且相婿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然則不能天相可見死生禍福權在於天而人不能與亦惟脩身以俟之而已又何必紛紛然以風鑑鳴於當世也哉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者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曰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瞌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

寄語胡曰瞌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余謂此等氣量此等口吻殊為可笑如淺狹輕狂之輩時或有之胡旦不足惜豈有重厚如文穆而與人爭長論短不能自持若是哉凡記事之書如此類者不可輕信至究却古人

宋徽宗亦有明白處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溫州蘊起奏臣昨謹將耕藉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

行下四縣依此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盛茂既已收穫枯荄又復生穗每畝得穀至一担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効此施行帝覽奏不樂云起諂佞一至於此何以儆在位其華飾手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嗟夫稱祥說瑞借以媚君而其實以君為可誑相侮二字窺破小人之膽矣

陳后山好苦吟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首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

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此等家人最是難得想亦盡知作詩甘苦者不然何以幇襯若是

明賀公欽成化丙戌進士號醫閭先生與人言論侃侃白沙先生曰得毋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為美耳於是作書室於後圃徧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前輩之待相知諄諄告誡若此而受言如賀公則又徧書以自儆皆非後人所能及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餚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馮猶龍曰唐人重才雖一藝一能相與驚傳讃嘆故子昂借胡琴之價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

矣若今日不惟文軸無用處雖求一聽胡琴者亦不可得惜哉先生此語殊多感慨然余謂更有甚焉者子昂攜百軸文馳走京轂又有千緡碎琴酒餚畢具之力故能出奇市名耳若夫單寒之士交遊無計株守寒窻雖抱鸞龍繡虎之才身坐井中何由自見然則世之工於文而苦湮沒不彰者欲裴文軸而買胡琴已不可得矣何暇冀人之一賞其技也哉

呂需號水山唐栖人老而負俠骨徐文貞客也當蕲鄭

與文貞修怨時嘗偽為徐使者持文貞書而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下口至哀泣號訴達於新鄭之内夫人乳媪以下無不感動悲涕者皆為文貞潛解之而新鄭之意亦倦遂得書以復文貞而其禍始解昔牛僧孺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李丞相門戶如吕需者肯為文貞持書而且哀泣號訴以致其事之獲解賢於李氏之客遠矣宋子京餘酲猶在而遽為樞其詆斥晏公之制以視水山寧不愧耶

戰國之士仄覆傾險蔑棄彜倫不知孝弟為何物矣善
乎趙諒毅之說秦王也秦王謂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
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
邯鄲城下毅曰趙豹平原君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
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
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
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毁卵而
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奉大王之令

以還報敝國之君畏懼不敢不行毋乃傷葉陽涇陽之心乎秦王曰諾受幣而厚遣之以虎狼之秦而毅乃獨陳孝弟之理根極人情以暢其說雖鷙如昭王亦心折焉孟子而後毅亦朝陽之鳴鳳也哉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十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鳬雁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輙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所享若是何假南面百城

文人不可無品立心未端不覺形之紙上使旁觀者掩口能無顏甲金陵吳某詩人也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笑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人似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至今傳之以為笑柄蓋此等著作出以示人惟欲假之以增光寵耳亢其肺腸何所不至但不知分宜平日亦曾念及此公否

輕言輕諾輕信輕怒輕動輕交輕下筆總是一輕天下禍患皆自此起故穩重嚴慎者到底禍患不能及也

閩中武夷山有小桃源居萬峯之中秀色環抱石門一逕可杜而絶其中豁然别一天地有田有水入有村落可為伴伍養蜂蒸楮可以為生鵝鴨雞豚可以自給山寇所不及海賊所不到謝在杭以為武陵避秦之地未必勝此吾鄉遭亂以來避寇之人窮谷深山奔匿殆遍而近無一家免於剽掠者安得有如小桃源者暫為家室耶

晉阮裕奉佛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

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竟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欲以奉佛至誠免兒一死可謂愚甚然猶恨而知改世有已見其不靈而崇奉之心牢不可破者其惑溺尤在阮裕之上真可笑也

多讀書而不受書障方得理路透明老涉世而不參世機方得人情爛熟人不可無道心不可作道貌人不可有世情亦不可忽世情此真深於明理之言

薛文清曰為學不是虚談道理須於應事接物處隨在詳審毋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合宜便是學問到處若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善處事物究於實何補

吾衢先輩袁公采有世範一書所論物理人情齊家脩己之事甚備其書不另見而刻於唐宋叢書中余纔閲數則即歛襟起焚香讀之奉為桑梓典型方欲拈出以示兒輩而適遭世亂亦為有力者負之而趨矣不知何日尚能再購捧置案頭一誦否也

金主雍在諸帝中最為賢主以夫人烏凌噶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宫中之飾勿得用黄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宫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宫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戸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其他名言卓識有關治道者甚多中土之君有未能

窺其一二者對之能無慚色

呂文穆有知人鑒富言者文穆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果如其言

眉公巖棲幽事有云不能卜居名山即於陵阜迴複及林木幽翳處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茅為庭

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牀著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寂攜琴奕以遲良友凌晨策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矣余無力買山惟願得境如此老眼婆娑足怡晚景而再遭離亂遠隔家園幸緣蔦蘿之芘假以書室數楹地處衆山之麓老樹參差鳥聲啞啞紙窻布幔淨几無塵一編少倦則携鐺出就泉石箕踞長松下看友人對奕或拈險韻緩步捜詩與眉公所言相去雖遠

亦避亂人一時佳境也但世故方殷家人婦子俱在量柴數米中時憂煎逼所謂俗物來敗人意無可奈何耳石才叔蒼舒與山谷從遊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玩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盛稱公者為真反以才叔所收為偽才叔不出一語以辯笑啟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噱坐客赧然凡人身處富貴之地趨附者必多擇人而

交甚不可濫潞公稱為賢者而坐客如此皆蠅營蟻附之徒耳非才叔冷語逼人公在熱鬧場中想亦未能看破也

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為周武帝見擒詎反以椒塞口而死

宣和間芒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齧斷乳頭流血滿面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憾殺之嗚呼孟母擇居近於學宮而後定而曾子不敢以言戲其子義方之訓必早豫於未雕未琢時而徒懷舐犢之愛使之習與性成而不可救人子之不肖為父母者豈盡無過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

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爭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命積薪舉火果雹即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馮循龍曰五斗米白蓮教之禍皆以燒香聚衆為端有地方之責者不得不防其漸非徒醒愚救俗而已夫佛以清淨為宗寂滅為教萬無活理且言犯者致雹此山鬼伎倆佛若有靈肯受人誣乎即果能致雹亦必異物憑之非佛所致也況邪不勝正異物必不能致雹火舉而雹不至大衆亦

何說之辭哉云云余謂林公此舉極善而猶龍先生之
論亦甚侃侃然尚有可慮蓋處天下事斷之以理而已
若必待不雹而後可焚則事之偶然湊合者原不可必
萬一方焚而雹適至則其令須寢而父老益將張大其
威靈以為驚世駭俗之實據佛之為害於是乎愈不可
挽矣善乎第五倫之治會稽張詠王曾之禁訛言與錢
元懿之斬巫媪也第五倫為會稽守會稽多淫祀好卜
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

薦神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者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絶百姓以安張詠知成都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過食男女詠召其屬使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擒解來明日得一人命戮於市即日帖然詠曰訛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於明決不在厭勝也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

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王曾令夜開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鉞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此火遂熄數公斬釘截鐵之手何等痛快

吾里中士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穗子修西方其老人年貌衰僊則間㲉罷拜黄冠講嬰兒姹女養汞燒丹

市井下戶炊半菽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羅天神人鬼而黜祖考世教民風既至此矣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平易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偕之大道希聖希天何以加此此郝楚望先生與田肖玉書也今日人心風俗之壞多坐此病焉得當事者刊布此書使家諭而戶曉乎

林唐翁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删詩

也檜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觸情縱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

明仁宗好學右文詞翰兼精尤喜科舉之業在青宮已

然踐阼猶不廢每得試錄必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

臣工嘗戲語人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

憲宗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故憲宗賓天亦

有是命

王敦如廁誤食甘棗澡豆王安石禁中與宴食釣餌盡

楪仁宗言其詐仁和學師茹芮有人餽龍涎餅一盒不

知為香每席各供一楪自既餐盡復勉强勸人食之衆

皆掩口而不敢言止稱其美而袖之昔人一事不知以

為深恥如王敦茹茍實為可笑若安石者豈有見釣餌而不識者乎乃終被仁宗看破何若乃爾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故屏必有輻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此于穀山璪言也士君子不幸而處末流之世不曲不圓則出門有碍而天地為之不寬然圓曲之中而終不失其齊與正然後可以立身可以應物今日之

人但求屏之立輪之轉耳後半截語置之腦後矣烏乎可

唐玄宗御五鳳樓觀酺宴令三百里内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集樓下時多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而已于蔿者德秀所為歌也宋時聖壽日州縣皆集僧道誦經惟陸象山令儒生講洪範皇極錫福一章時議韙之載聲樂衣繡以逢君集僧道誦經

以媚主一時情狀如戲如痴不復知有帝王賢聖之道矣得魯山象山兩先生差為儒臣吐氣

屠長卿喜談玄馮開之每以為譏而已則溺於西方之教口角津津其與長卿書云談玄者紛紛甲乙可否迄無定論秦皇漢武竭天下以奉之不足徒為後世笑何況我輩請以一丸泥封戶而專意無生之業云云其為人謀也如此然獨不思梁武帝奉佛至於捨身而不惜而其得禍也為更慘又豈止秦皇漢武為人所笑乎身

在夢中而又笑他人之囈語以先生之人品學問文章亦復乃爾真不可解也

三國志非僻書也而世人多以為演義雖以李長沙之學亦用明燭達旦等語以為文徐文長曾有書言之馮開之先生日記內有曰余以嘉善子丞之任有書相聞所寄三國志乃是俗本演義向在南都一北臺使者見問所刻三國志得非演義乎余微笑語其實何獨一丞云云蓋今之以演義為三國志者比比然矣又何止一

丞哉噫

桓榮讀書十五年不窺園何休十七年不窺門劉炫劉焯十年不出戶徐遵明六年不出門齊沈驎年過八十手寫書滿數十篋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陳瓚年踰九十猶勤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

拔巖徒而相恐其賊也夢以先之戴鈞叟而師恐其疑也卜以先之聖人不得已而喻愚俗也不知者以為真夢而娃嬴進矣筮而驪姬進矣

常疑公家文移自上行下者用一仰字而不知其解偶見孔氏雜説謂北史時已有此語北齊孝昭皇帝紀詔定三恪禮義體式有仰議之語然亦未解其義也

雙橋隨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雙橋隨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菼

謄録監生臣龔果

謄録監生臣周丕

雙橋隨筆卷九

鳳縣知縣周召撰

世人喜談風水每見鉅公名流以及村氓市叟所至皆然惟余不自揣竊以為非然所謂獨拍無聲徒來一握為笑耳已聞蘭江祝子堅先生所見畧同余雖未嘗登其堂讀其文而神交已久往往依之以自壯焉玆見唐翼修曾遺一札於子堅謂其集中有大關風水篇急宜

删去恐以不純之文而為萬世之口實余竊思之翼修與子堅相得厚且深欲其文之無疵而可傳於後是也而謂其大關風水之言適足以為累則非也翼修之言曰風水之説非後代始周公美公劉則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於京又謂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使堪輿果非信則隨地可居公劉何必既瞻而覯而相而又觀之周公何獨據此以美之乎國風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美衛文公徙居

楚邱詩也使堪輿果無據則隨方可宅衛文何必既升且望而且景哉詩人何獨據此以美之哉又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王業由之以大不然文武固愛民惜財者何忍為此勞傷事哉噫嘻翼修之說公劉衛文二詩若此所論文武都豐都鎬之謀又若此其溺於世俗之見而誤窺聖人之心可謂甚矣余雖固陋請為子堅辨之今夫儒者之惡堪輿家豈以世之建都立邑搆室為塋一切宜任運為之而絶不當有經營圖度之事參於其

間哉蓋地之為地有陰陽南北之位焉有高下險易之形焉有剛柔燥濕之性焉有寒溫肥瘠之體焉備如書中所云隨地可居隨方可宅而無事於瞻之覶之相之觀之而且升之望之景之則雖置之於汙抵幽谿菁莽榛荊腥嵐毒霧攢峯飛瀑風饕雨虐中鼪鼯魚鱉之與親而豺狼狐兎之為類而皆可以不計乎恐無是理也竊謂作詩者之美公劉衛文以為建邦啟宇必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焉因嘉其位置向背之咸宜與水土風

物之皆善而歌之咏之非如後世之尋龍步脈所謂八字四元荒唐謬妄之談可以致福利而庇子孫也翼修又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王業由之以大云云果若斯言是以周家八百年過歷之天下其得力全在於風水而后稷以來積功累仁之效皆不足道矣況文武視民如傷者也徒以欲大其王業而一旦不愛民不惜財至於勞傷而不顧此與莽操之心腸何異且不聞南宫邊子之折辛櫟乎（見說苑至公篇）曰昔武周之卜居成周也其命

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之卜居曲阜也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是可以知武周之心矣又不聞武成之言乎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克成厥勳以撫有方夏予小子其承厥志當是時一戎衣天下大定矣所謂垂拱而天下治矣更何所未慊而謀再徙以圖之至於勞民傷財而不顧乎此可以知武王

之無心擇地矣且以文王之服事殷也三分有二而不敢少改人臣之節故孔子以至德歸之至於甲子之役而武王已及暮年矣止以天人之交迫不得已而後應之是豈有心於得天下者而謂王業皆以遷豐遷鎬而後大以文武之聖而其處心積慮顧如是是蓋必無之事也由是觀之文武之遷豐遷鎬也以為不知王業之由此而大無心得之是周之有天下德所致天所命人所歸也於風水無與也以為豫知其業之由此而大而

有意圖之是周之有天下人所謀也風水之力也與其家世德無與也天命人心亦無與也此於風水之說則張矣顧何以白文武之心於天下後世哉故余以為翼修之說詩溺於俗尚之陋而誤度夫聖人之心也夫喜遵村市中惑人之技而坐聖人以奸雄營算之所為此尤尚論者之所不忍也余所以不得不代為子堅辨且為二聖人辨也錢日礎先生曰子堅風水說引據鑿然但有五經不談風水之語故翼修即以五經折之余不

自揣而又即以五經折翼修未知不至深訝否竊謂吾輩既讀聖賢書所言所行必取裁於五經四子而後定而五經四子中實無談及風水者若夫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之言見於繫辭此聖人用易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事其道甚大其理甚正堪輿何技而乃引此以為証乎余以翼修此語為尤非敬再質之而并以政於日礎先生以為何如

凌與三評陳大士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丈云翦商

肇跡乃後人推算之詞耳古公遷岐正高宗中興之年從何處可萌興隧之心光武初念不過希作執金吾孟德亦止望作一司隷校尉耳况賢俟之克鍾聖子神孫而敢有非分之覬覦耶此言可証唐君之誤附録於此漢書藝文志有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神仙十家二百五卷似有取於異端邪說而然者然其論道家也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

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絶去理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其論陰陽家也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其論神仙家也曰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

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其立論若此豈如後世之文人學士悖聖教而溺淫辭如飲狂藥而不知其醉者哉

古今所傳神鬼仙佛皆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類當如坡公所謂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而世人好怪皆以為真如東方朔者班孟堅所謂滑稽之雄耳載其事於傳中最詳又慮後世之人之易惑也故傳後云世所傳

他事皆非也又賛後云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炫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故詳録焉讀孟堅此語知喜崇怪誕在當時已然至於後世而日甚如屠緯真儒家者流而其賛朔也亦有濯衣紫海食桃崑崙等論在他人又何足怪

世之鼓樓曰譙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

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難又難今角音之烏烏者皆難字之由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警發也此見於明胡公儼譙樓畫角三十六弄記夫子建魏之公子人七步八斗才也乃為此警切之語而起家保家之難尤非處豪華雄貴之地之人所能諳者世間紈袴纖兒恃父兄之庇稍充衣食輙至如痴如騃昏昏醉夢中不知自醒讀此曲可以知警

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稟承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朱文公與其親戚卑行小柬也見羅景綸鶴林玉露中以為後生晚

輩能寫一通置之座側朝夕觀玩何患不做好人誠然誠然景陽許姓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姪行年且五十於舉子業可謂苦心矣舉業而入苦心之路其於名理雖或精研而於風調不免沉滯嘗聞先輩舉業三字符曰典淺顯予獨更之曰輕清精然精之一字亦不易得但能輕清而稍加之以秀逸疎爽則百試百中矣嘗謂頭場七篇最為喫緊須如行雲之出岫

巧燕之穿簾荷葉之擎露柳絮之飄風萬無過思深搆過思深搆必致重滯艱澁於二三場以後並聽姪之蹀躞馳驟出經入史千金之駿絶塵而犇亦無不可者先輩舉業之最如王守溪之渾雄臺閣唐荆川之精純典雅汪青湖之豪爽薛方山之奮躍並所不易得者獨闢韓昌黎有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以此擕之為舉業訣可謂最便法門近日兒維寄來北京鄉試七篇姪嘗誇之當為舉業中赤幟予獨疑其太横喜之者什之五而

驚且舛易從而厭之者亦什之五而緇兒亦讀之曰但恐落老學官之手當為覆瓿矣今已垂翅傳聞果被以高年校文者僅於首篇加數點後並不及覽何則彼且視之為怪僻不復覽觀矣吾姪之才奇崛魁梧獨恐其一入沉滯使令校文者澁眼縮首千萬放令輕清而加之以秀逸疎爽斯則姪之老馬長途而姑從康莊以策轡而馳亦所以慰我衰颯懸懸之望也此茅鹿門先生與其姪舉人桂書也習舉業者當以為法錄之以示後

起
錫山王耐軒筆疇足以鍼砭物態時情甚為有益福清林公樞謂其句句皆切己條條皆實用誠處己接人之要道宗伯徐太室歸有園麈談渼陂外史謂其月旦人倫雌黃物理包籠連類取譬捜奇自著一家之書不經人道之語雅謔兼陳醇駁互見二書與眉公先生讀書鏡見聞錄安得長者等集皆宜置之案頭時時諷誦勝於飽食煖衣空消白日者幾千萬倍也

梁武帝鋭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惟韋叡獨不與林靈
素作神霄寳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籙獨李綱
傅崧卿曽機移疾不行元富珠哩琳不拜西僧國師偉
哉數公近有為宗伯執香爐於道場又有横玉三公而
拜狸奴者何其異也

後周韋孝寛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
易新生本義二卷二公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楊升庵云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垌野則悍鷹鸇者野鳥

也一為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稱為人而不知學使其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漸入於禽門獸行也宜哉

余嘗謂北鄉項山之謬以為項羽未嘗至於此然史遷羽本紀中亦有從其季父項梁避仇吳中事吳中今之湖州也相傳羽為神於湖最烈後為唐狄仁傑采訪江南移檄毀其祠肸蠁遂絶

余性不喜談命而邇來姻友相聚輒以五星八字辯難

不少休殊厭人耳偶閲陸文裕公燕閒録載張東白先生語可謂中流一砥遂録於左以堅余一偏之見云東白先生張公元禎天順庚辰進士以道學名世嘗為余言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李文達公輩也再登朝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輩也及今次登朝士大夫多講命為之微笑是時靳少卿貴字充道徐侍讀穆字舜和皆好推星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

閭皆喜談五星三命故術士遊京師者多獲名利亦一時之風尚也余素不信其術嘗有數說以闢之同年間每以為枒顧學士嶴臣字九和素善此以為汝不信自不信命自是有范文正公有言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其論則正大矣文裕公諱深號儼山
吾衢之在往代能文者最多如何欽聖獻燕長公之七

言長篇至一千五百餘字公以為佳但因其欲推尊王氏故不甚喜耳然亦謁之未嘗衰也又毛平仲遂初堂書目序亦最條暢非後人手筆所能為兩公行事不概見而二篇之作皆於說郛内得之則其湮沒而不傳者蓋亦多矣以是知自古能文之士其姓名之隱顯有幸有不幸焉遂初堂尤延之袌藏書處也

文丈山樂安老人墓誌有云翁有數事甚異里傳鬼車鳴者未夜相戒滅明屏息戶内翁開樓大呼顧見鬼車

卒無有有神以禍福驚人翁過其祠持牛炙如常人莫不危恐翁休休如也嘗有所營造忌某星直某方翁曰犯者殆乎請身當之某星迄不驗為子納婦或曰婦不利於長翁不為奪自是諸婚嫁歷家說格不用中年臥疾家人私與女巫謀為厭勝翁廉知之强起逐之出門未屬纊翁嘿自念作其像儼若遠遊者顧左右曰吾死勿事緇黃吾志也醫以藥進麾使去問日入乎曰然反面而逝江南之俗尚鬼而信巫翁能自不惑非由耳傳

口授殆一至之性然也

孟子功不在禹下非諛語也至於後世乃有訕訾其教至形於詩句以侮之者殊堪髮指明初洪武間欲去其配享尚書錢唐上疏爭之先是有旨諫者當射殺之唐即置棺袒胸當箭太祖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享得不廢黄南山先生有錢文竒勛之詩曰引棺絶粒箭當胸拚死扶持亞聖公仁義七篇文莫蠹晃旒千載繪仍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没齒終成衛道功那得

洪恩遍寰宇泮宫東畔置祠宫唐象山人元末隱而不見年將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以詩稱旨授刑部尚書

王思質治其父質庵公之喪其親含殮棺槨靡不誠信然不一雜浮屠及吳俗之禮時人翕然稱之載元美先生自撰思質公行狀中先生喜談禪悅者至為先公狀則其言如是是知聖人之道非異學所可掩雖染指其間者終以不雜浮屠為正而不能為之左袒也頃閱司

馬温公語其理尤著今録於此
世俗言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廟塔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味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黄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

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茍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買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

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
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
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
矣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大書郊迎
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大視之乃舉劉郡守政
蹟公擲其大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
之是非啟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

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魏武帝父子不惑仙術武帝樂府精列篇云造化之陶
物莫不有終期賢智不能免何為懷此憂願螭龍之駕
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
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魏文帝折楊柳歌
云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
王喬假虛詞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
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二詩

不信仙術闢其怪誕誠知道守正之言也曹孟德之卓識比之後來唐之諸君服金丹渴躁而死者豈不天壤哉曹子建辨道論亦言左慈輩之妄其父子相傳家教如此今之儒者能無愧乎

明世宗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又加號九天宏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元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又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

五雷大眞人元都境萬壽帝君世宗爲有明英主而其所稱號比之唐宋二君尤爲可笑邪說之惑人蓋至於此

蜀岷州俗畏疫辛公義爲刺史知其地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乃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其親戚諭之曰生死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

留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隋開皇十二年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於是吏闢左藏以受之乃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飯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蘇文忠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林

和靖亦自謂所不能者擔糞與着碁耳竊以為藝言果不謬而和靖之語未免近於狂

為人取名及字號與題亭堂齋閣扁牓之類皆宜慎重不可易於下筆唐時有揚州帥欲作一書而未得名啇於通判鮮于廣廣請立名曰逸居集有牛翁判者謂帥曰此是罵公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耳張士誠之名吳士人所取也有謂之者曰此罵公也士誠問故曰公不讀孟子乎有云士誠小人也非罵公而何兩人事有

意無意不可知而皆足以釀禍明知之人何苦如是

凡虫入人之耳者用生油灌之可稱妙方載彭乘墨客揮犀

古人作文雖一字不安在所必改歐陽公為魏公畫錦堂記其初起句云仕宦至卿相富貴歸故鄉久之索還原本每句加一而字歸之其慎重如此昔人有以更一字而稱為師者奈何輕言脱稿也

唐人喜撰小説雖以帝王之尊宜立極以為治者亦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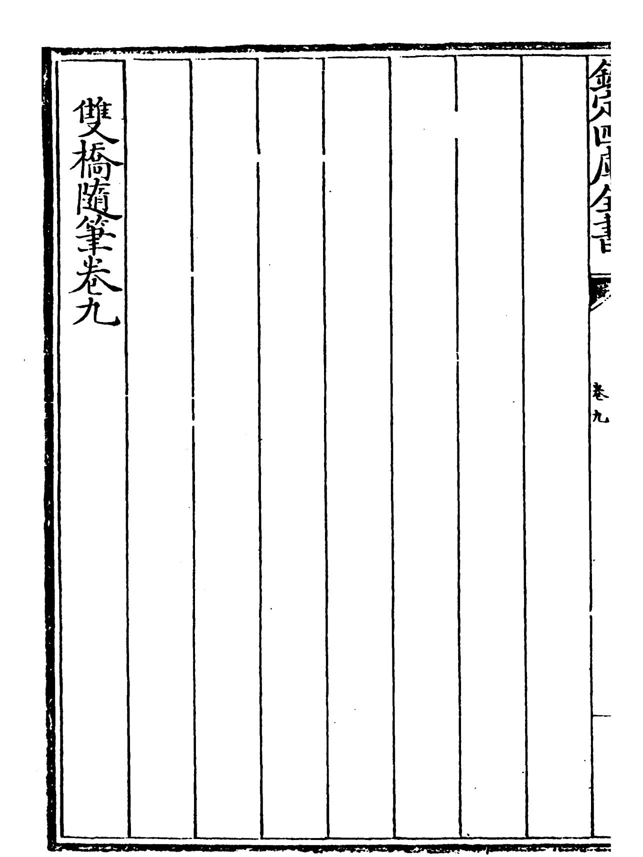
為誕妄之談如開元夢羣仙一記可為千古笑端乃宋人至為立碑勒石建宇塑像薦奠致敬香茗之賜不絶此必政和宣和間蔡京輩名其君為教主道君皇帝時事耳敗家亡國之君前後一轍如此皆白日見鬼症也唐采臣先生一跋可以喚醒痴人之夢其於世道人心關係不淺

邪說惑人雖以韓魏公之後冠裳最盛而家傳載公一事云右侍監孫勉監元城埽埽多墊陷貴公料勉詢有

巨黿穴其下伺其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臥為吏廹去
為黿所訟當往証之既至一宮闕守衛甚嚴吏云紫府
真人宮也仰視真人乃韓魏公也亟俯伏訴公微勞之
曰汝當往陰府証事乎勉述殺黿事公取黃誥示之謂
曰黿不與人同彼害汝埽殺之汝職也遣之使去出門
遂寤事既播揚神皇謂輔臣曰聞說韓為真人事否皆
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云云此等事皆好
事者之所為使魏公有靈當不勝其愁乃竟載之家傳

中人之易惑抑至於此或孫勉子弟欲張先人有射寵事而借魏公以實之亦未可知也

唐德宗初嗣位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宫粧飾稍過帝見之極不悦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雙橋隨筆卷九

雙橋隨筆卷十

鳳縣知縣周召撰

唐明皇其初英明之主也至天寶以後但見神魂惝恍終日做夢而已試一述之一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山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之一楊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一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宮一陳王府

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遣
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
寶二字一清河人崔以清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
城紫微山勑使往掘亦得之一謂宰臣朕於宫中為壇
為百姓祈福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
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収又聞空中語云
藥未須収此自守護羣臣表賀一云玄元皇帝降於華
清宫之朝元閣一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

星洞有玉版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一孫思邈廬峨嵋山聞鑾駕至蜀特來候謁求賜雄黃一羅公遠拄杖為橋請登月宮見仙女數百舞廣庭聽霓裳羽衣曲葢明皇之夢至馬嵬坡始覺世人之好神仙佛老者請細觀之庶免作癡人說夢

作文之法譬如城市間物種種有之欲致而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此東坡教人作文法也

自昔名賢嚴於輩行尤篤通家之好子弟見父執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禮或以排年或稱小字書問以從表兄叔自處今則拜禮施諸顯官則有佞貴之嫌為父執者亦恐憑藉而為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臯云是為養身之要宋范忠宣云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為修身之要皆可銘於座右

有跋歐陽公小草者曰張湯逆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

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宰鉅卿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一而無湯之罪令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又最困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為慨嘆云云以余觀之文忠公生平詆佛而其子棐奉釋氏最嚴手持數珠念唄聲不絕客至輙謝以持齋不見有子如是極反其父之所為可謂肯構肯穫者乎宜其後之不競也然有謂文忠在時棐即有是僻而亦未嘗禁止之也殊不可解公存日夫人已持齋奉佛家人多

效之而公不能禁天下事每為婦人所壊

宋孫莘老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孚端取西漢左氏等書授以句讀每暝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旁終一冊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其喜讀書也如是

宋元豐末學者各崇虛誕章子厚極惡之嘗延一太學生在門下子厚一日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為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

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此一事
在予厚未免太暴然待此等人亦當如是
凡事變起於意外須静以鎮之而緩為圖宋文潞公知
成都偶大雪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於應待有
違言怨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守牙軍將以聞公曰
今夜果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
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臨事若此始無意
外之慮然非胆智器量裕於平時者倉卒之間不能無

惧也

晏元獻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初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燦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遍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如是嗟乎後世之人得毋以冷淡生活為苦與斯選者有如矍相之圃乎

士人應試當臨場之際皆擬主司必命之題而預為之甚有盡録他人舊作不改一字而獲售者昔晏元獻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御試進士即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賦草尚在乞别命題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宴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致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讀書二事聞於上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余不能拒里人之請為撰建三官廟疏而謬以天地水之有裨於人為之辭所謂姑妄言之耳及閱菽園雜記其言三官所由始者曰漢熹平年間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賊而魯尤盛蓋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有疾者令其身書名氏及服罪之意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始於此又為之評曰水為五行之一生於天而附於地非外天地而

爲物也今以水與天地並列已爲不通之論若其使民服罪之書水官者沉之水地官者埋之地矣天官者既云上之天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則山非地乎其誣惑蚩蚩之氓甚矣云云由是觀之三官之稱其誕妄也明矣乃吾邑男婦之持三官齋且相率爲會甚多人之至愚一至於此

宋杜君懿以許敬宗風字硯爲潤筆物而求誌於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磔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爲盖

硯無字而匣有敬宗名東坡以為敬宗為姦時非硯所能知而哀其所遭之不幸則欲存其硯而棄匣以去敬宗之累微東坡硯幾以無罪廢人可不務修德乎哉

朝廷設科取士亦必斟酌而定乃稽之古昔有最為可異者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見者問其何急如此答曰欲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髙蹈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夫不求聞達矣而奔馬入都髙蹈丘園矣而投狀求試上以是求而下以是應有例相沿恬

不知怪使後世指為笑端真不可解也

哲宗時范祖禹為諫議大夫聞禁中覔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䟽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説外間虚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虚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葢豫教子弟一事甚不可緩帝冑猶然而

況於大夫士庶之家乎未然之言凡有家者皆宜時時講習可也

書有十體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籀文者亦周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隷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章草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作也

向敏中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眷依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遇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賓親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

官職以僕射之榮加自天子而自視欲然畧不動意非大受之器豈能如是世有少伸寸步而不能自持遂有張皇無限者其度量相去何如也

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晩節香韓魏公在北門重陽詩也公甞謂保初節易保晩節難故晩節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全崔公孺韓魏公妻弟也公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葅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

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孺此語直捷痛快安得書之銓部堂中使司衡者時時聳聽耶

唐崔祐甫才能應變斷决朝事甚中機權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内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宰相常衮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録

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毋乃失其性耶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捍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為害淄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

貞觀開元之治焉

人之生育本於血氣血氣有盈與絀而子息之多寡難易以分焉非人力所能為也世人不察以為可以求而得於是有未有子而祈之神者有既有孕而又祈神轉而為男者有既生男而寄於僧道為乾兒以祈無災病者此皆惑之甚者也昔崔慎由晚年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湜字緇郎及為相其季父安潛唶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戶終為緇郎所壞後果如其言嗟乎藉於

僧而得子雖佳兒不足貴也況如湜之身屠宗滅者乎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耶此雖戲語世之祈子與為人祈子者皆可以發一笑矣

明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于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棊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為的對

瀋王府長史王庭病大便下血勢瀕危殆一日昏憒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喫小水好庭信之飲溺一碗頃甦遂日飲之病勢漸退勿醫而愈

輪迴酒即人尿也人有病者時飲一甌以酒滌口久之有效跌撲損傷胸次脹悶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後即以和酒煎服無産後諸病南京吏侍章公綸在錦衣獄六七年不通藥餌遇胸膈不利眼痛頭痛輒飲之無不立效

鎖鑰人無如忿與慾者慾動水滲怒甚火炎懲之心火下降腎水上滋此亦吾儒坎離交媾功法何必仙家

環碧小言

八月某日盜刦大侯嶺嶺在萬山中居民樸野而翁姓者有一女姿容端麗年十四為賊所得縶其臂驅之女啼呼攀楣楣折加箠焉遂大駡曰賊狗吾寧從汝者耶亟斫頭去何以箠為揮刃擬之則延頸受賊怒其戇也乃斷其喉而死悲夫此萎然者村閭弱質耳至性所激

甘死如飴彼徒戟鬚眉者曷用哉余憐其遇欽其烈而
恐其事之不傳也因記其畧以俟採風者
習尚之誤不獨晉人以清談廢務明之中葉士大夫喜
參禪説更有甚焉蓋六經四子之義其事最實其理最
明而一時論文講秇者必欲鑿以竺乾柱下之説謬妄
虛浮茫無真際浸淫日久人心盡壞而天下之事隨之
矣善夫艾千子之評儲紫虛君子戒慎一節文也曰湯
霍林評云道只有不覩原無覩所道只有不聞原無聞

所於所不覩不聞常若有所謂覩有所謂聞則寂感並融能所雙遣更於何處説玄説禪如此評文真孔孟程朱之罪人也亦儲紫虛之罪人也不覩不聞即末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一意耳偽楞嚴拾晉人之清談為佛書以欺後世講道脊儒又拾偽佛書之唾餘以解聖賢之書如此題者真可恨也不覩而敬則凡覩之時可知矣不聞而畏則凡聞之時可知矣確然經傳何可指禪入評嗟乎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昔賢

曾言之矣其與吾道之不相洽也若氷炭然湯喜讀書冠進賢爲時鉅宿而評語若是皆溺於一時之習而不覺形之口吻耳倘無明眼者力排其謬一往狂瀾孰爲之砥東鄉數語有功於孔孟程朱者非淺真吾道之干城也

語水陸雯若評廣東蕭俊子一以貫之文云夫子生知尚自語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其時

教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辭以先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賢也朱子謂但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麼談空浩瀚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可悲可痛也此文獨能於學識中指出一貫實義真可究講學之失而文之高爽俊偉足以達之云云葢孔孟之書其尊於天下萬世而不可廢者惟所言皆實理實學實心

實事故也明末講學家喜談玄奥濫觴而後流入空門一時鉅宿名流若飲狂藥遂不可挽此評極中其病備録之以為羽翼經傳之助

臧滎緒以夫子庚子日生凡庚日必陳五經再拜黄省曾亦以五經奉高架上朔望拜之有拜五經文余嘗怪明嘉隆以後士大夫相率佞佛若癡若狂稱佛為師而以弟子自稱捧唄持齋僧跪膜拜無所不至盖其始也藉四子五經為進取之計洎乎獲售則置之高閣有若

芻靈誰復認孔孟為吾師爇瓣香一拜其座者盖其皈依西氏謂之護法而不知孔孟為何人語以臧黄二公事能無汗下

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塚土人呼為琉璃王塚馬氏嬾真子錄辨為漢廣陵王胥謚厲後人悞以劉厲為琉璃耳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譌呼為蝦蟆陵

雙橋隨筆卷十